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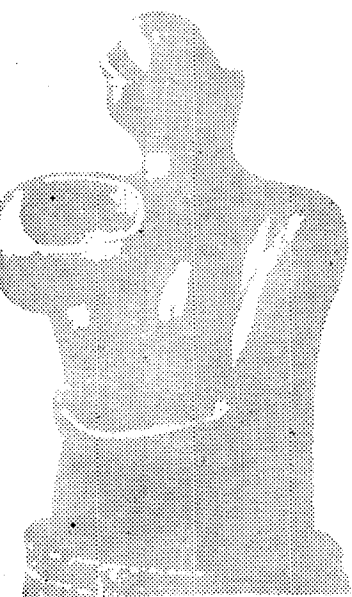
亨利·摩尔

〔英〕赫伯特·里德著

顾时隆译

四川美术出版社





亨利·摩尔

〔英〕赫伯特·里德 著

顾时隆 译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9·成都

责任编辑：陈 默

封面设计：文小牛

版面设计：杨虹艺

亨利·摩尔

【英】赫伯特·里德 著

顾时隆 译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德阳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3

插页40 字数75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册

ISBN7-5410-0391-3/J·374

定价：4.90元

序 言

这本书的目的是叙述亨利·摩尔的生活事迹，除了他的童年时代与早期教育，主要就是他的艺术生活。我很荣幸，不仅与艺术家本人有着长期、密切的友谊，并且在这件工作上得到他的合作。亨利·摩尔通读了我的原稿，并作了必要的修改。虽然我并无意要他对我提供的事实、更无意要他对我关于他作品的解释负责。他对我所作的种种臆断并无异议。

除了这个主要方面的合作以外，亨利·摩尔所拍摄的他自己的作品的极好的照片，十分有利于我的工作。本书内的照片几乎都是他向出版者提供的。当然，他也并不因此对图片的选择和编排负有任何责任。除了少数例外，文中提到的所有作品都附有插图。对这些例外，都注明其来源：三卷本的亨利·摩尔作品分类目录的图版编号。它们都以缩略字母LHI，Ⅰ，Ⅱ，加上图版编号来标明。

赫伯特·里德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家庭背景与童年的环境	1
第二章	早年教育	9
第三章	艺术教育	14
第四章	作品, 第一阶段1921—1925	21
第五章	作品, 第二阶段1926—1930	27
第六章	作品, 第三阶段1931—1936	35
第七章	作品, 第四阶段 雕塑1936—1940 素描1939—1945	43
第八章	作品, 第五阶段1943—1954	52
第九章	作品, 第六阶段1955—1964	66
第十章	亨利·摩尔的成就	77

附录

图版目录

图 版

第一章

家庭背景与童年的环境

亨利·摩尔于1898年7月30日生于约克郡西区的卡瑟佛德。他是煤矿工人雷蒙·斯宾塞·摩尔的第七个孩子。母亲玛丽·贝克，来自斯达佛郡。斯宾塞是他祖母的名字，他父亲对此很引以为荣，把这个名字加在他所有男女孩子姓名的中间。他父亲生在邻近的林肯郡。他的祖父，即亨利的曾祖父，是爱尔兰后裔，耕田为生。现在不能确知他是否是一个移民，但是那时正当爱尔兰人口过剩，发生饥馑的时期，所以看来可能性很大。

亨利的双亲都是具有坚强、独立性格的人。他父亲生于1849年，死于1921年。在农村上过几年学，到十一岁出去工作，给人看庄稼，每周挣几个便士。不知道他是哪一年离开农田到卡瑟佛德的煤窑工作的，但在早年，他是一个具有天赋和内秀的人。他自学小提琴，最初他有一个想法，要培养亨利学琴为职业。他安排孩子受课，但亨利对此反感——他受不了腕部的疼痛与自己奏出来的可怕的噪音。但他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两次考试都未通过才作罢。他父亲这才改变主意去辅导亨利的学校作业。他辅导亨利学几何、代数，阅读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当年从自修课本中学到的。他的自学也助成了他在矿上地位的升高。他终于通过

考试，首先成为“代助理矿长”，后又升“助理矿长”，但他始终未担任后一职务，因为由于井下事故，眼睛受了伤，不能再担任井下工作。

当时约克郡的矿工是一个不同一般的阶层，对他们自己具有危险性与技术性的职业颇为自豪，迫切地要改善他们的社会与文化条件。雷蒙·摩尔与住在同一条街的赫伯特·史密斯有私交，就是这位史密斯把约克郡矿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亨利能记起有时在他们家的“正屋”举行的会议与讨论。

亨利的母亲在性格与决断力方面也同样地出众。雷蒙·柯克森所画她的肖像有力地说明了这些特质，她抚养了这大家庭的八个孩子（亨利后面还有一个妹妹：艾尔西），此外在困难的年代里，她还出去工作。亨利记得他七八岁时约克郡矿工举行了一次罢工，持续了几乎两年。这时摩尔夫人就到卡瑟佛德一家窑主克罗基家中帮工，亨利有时也随她一起去，并被留下直到午茶时间，受到招待。在这个不工作的长时间中父亲买了一个铁鞋楦，首先为自己人口众多的家庭修鞋，继而为邻居修鞋，挣少量的钱。

亨利七个兄弟姊妹中只有五个长大成人。其中一个，名叫威廉，一岁时就夭折。艾尔西死的那年正当亨利十五岁。全家中她与亨利最亲近，她的惨死使他深受影响。她的心脏有病他并不知道。而她又酷爱游泳，游得很好，在1911年间新开的“公共游泳馆”中她曾几次在比赛中得奖。她由于心脏过度疲劳而致死，当亨利回忆起他曾经经常鼓励她跑并与她比赛，心中免不了要难受。

家中最大的孩子是个女的。安妮，她结婚后子女众多，孙辈与曾孙辈一大群。第二个就是大哥雷蒙，在卡瑟佛德上完学，他

又进入约克郡师范学院，成为一名教师。二哥，阿弗莱德，在亨利上学时就去了加拿大，以后再没见到。第四个孩子，威廉，夭折于襁褓中。

往下是另一个姐姐，玛丽，后来也成为教师，并与一个校长结婚。某种家风已经形成——父亲对孩子们抱着热切的企望，两个孩子在教师的职业方面升上高位，另一个孩子结婚的对象也当了校长。1920年左右，当父亲健康开始衰退时，玛丽申请去农村工作，在诺弗克的怀顿一农村小学当校长。她的父母亲也随着她住到学校中去，从此这一家不再接触北方的矿山和工业景色了。尽管如此，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后仍回到了这里来继续受他的教育，这情况我们将会了解到。

亨利童年时代所置身的工业景色，或者说是城镇风光，必须在此加以描述，因为肯定无疑这对他将来的发展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卡瑟佛德，本身是一个小镇，位于占据约克郡西区的南部大部分地方的工业区的东沿。当摩尔一家在那里居住时，人口约为二万；1841年前一直是二千人口，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中增长极快。在它的北面与西面是大工业城市威克菲尔德与里兹，在它的北面与东面是约克古城。越过这些城市不远，在卡瑟佛德的东北和西北约三十英里处，伸展着约克郡的溪谷与荒野，罗曼帝克的旷野景色，其间有很多古罗马城关和中世纪修道院的遗址与残迹。当地的历史家叙述说：“在镇的周围几英里范围内就有古代的土方工事，一个封建城堡的残迹，著名古战场的遗址，精致的古老庄园，昔时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的一些参与者的家族的宅第。”

卡瑟佛德本身无甚浪漫气息可言，它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革命的产物，现在仍然如此。大部分都是红砖建筑，与英格兰北部矿业区同等规模的城镇相比，没有一点特殊之处，甚至连那个教

堂，经过1866年彻底重建，也已古趣荡然无存，而在这个地区内大多数其它城镇的教堂都保留一些古建筑的特点，曾经发现过罗马占领时期遗留的少数文物，一块里程碑（因为卡瑟佛德位于罗马人北方的道路瓦特林大道之上），一个祭坛，几个骨灰瓮。但这些文物不存本地，却被送到里兹那样一些城市的博物馆去保存起来了。

1859年建立了一个“机械馆”，后来又改为“自由图书馆”。这个城镇还拥有个十三英亩的公园，“女王公园”。这就是那些从事于煤矿、玻璃、陶瓷工业的居民的仅有的文化设施。

当地的陶瓷业以前生产一种名叫“女王陶”的奶油色饰以贴花的陶土器皿，而这也仅仅是那些里兹出产的、在质量与设计上略有声誉的产品的次等摹制品。对于一个视觉敏锐的孩子更有吸引力的，是在城镇中心的、有天篷的市场上陈列着的多种多样的器皿。即使在今日，这个市场还具有东方市场的某些风貌与魅力：很多货摊摆满了印花布、挂毯、光彩夺目的首饰，晃眼的桔子，苹果成堆。

假如认为这样的自然环境对于本世纪初的、像亨利这样的一个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有所阻抑的话，那便错了。他现在自己声称，假如要把自己的童年换个样，凡是他能想象到的什么样也好，他是不愿意的——当然不愿过那些上层阶级孩子的童年生活：上公立学校，永远也体验不到街道上那种内容丰富的居民生活。亨利童年所居住的街道是卡瑟佛德典型的街道——千篇一律的一排：红砖房屋，住房的底层是两间屋，二层有两间卧室。正屋的下面有一储煤窑，通过临街的地面一个活板门装载由矿上拉来的免费煤。一排房屋与另一排房都背靠背，中间是一小巷。住房的后院都面临小巷，这些后院临街都是茅厕，或其它的外屋，栉比相连。小巷两旁见到的都是墙，宽度足以通过马拉的粪车，这些粪

车每星期一次来清茅厕。这些小巷东拐西绕像个迷宫，孩子们不上学时就在那里玩。

他们玩的游戏有季节性——在冬天是球类，各种玩法的弹球。或者叫“打弹子”。最有趣的是“猪仔”或叫做“打猫”——这种游戏玩的时候用一根棍（球棒）与一根横木（猫或猪仔）——这是块一寸厚，五吋长，两头尖的木头。先用棍轻击这“猫”的一端把它挑起来，当它腾空而起的时候就用棍打它，打得越远越好，然后用脚步来量距离，与别人的成绩互比胜负。（我在约克郡的童年时候也玩这种游戏，现在还能记得它那无穷的乐趣。）所有这些游戏一直玩到夜幕降临才歇，有的孩子要是已经离开这场所单独活动的话，就要通过朦胧的、煤气灯照明的街道走回家去。有时候会遇到旁的学校一伙孩子埋伏在暗处，双方就会打起来。

亨利记得制作“猪仔”有一种特别的乐趣，他用小刀子削木头，直到削成准确的形状为止。胜利部分地取决于一个制作良好的“猪仔”；只有两头的角度完全准确，才能很好地蹦起来。这也许是亨利对于雕塑感觉（Sculptural Sensation）最早的体验。另外一种游戏涉及到泥塑。我已提到过卡瑟佛德的陶瓷业。卡瑟佛德的孩子们很容易在就近的坑里拿到些黏土，把它做成四英吋见方的小炉子，一边开炉门，上面有烟筒。在每年适当的时候，晚秋时节，男孩子们就去寻找朽木（腐烂到快粉碎的程度）。这些朽木干透时，用一张纸一点就着，然后把它吹得炽热，这小炉子就成了个神奇的玩意，可以带着在黑暗中到处逛，又可暖手。

夏季时很容易到附近田野去，亨利与他的伙伴们逛遍小道、野径、掏鸟窠、采野花。当亨利上了文法学校时，他与那些来卡瑟佛德上学的农家孩子交上朋友，到收割季节他经常到农村去帮

忙。由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城乡交界处的工业小城市中，亨利兼受两个世界的裨益。当然这全然不是牧歌式的——他还记得他一些伙伴们突然遇到一些孤立无助的小动物，如青蛙，落到他们手中时候他们所表现的残忍无道。

摩尔一家在环山路30号的房子直到现在还在。房子简单、朴素，只有两扇窗户，每一面都有门。后面有一个院子可供晾晒衣服。全家日常生活大部时间都在起居室渡过（“后屋”，附有一部灶台；“正屋”专供一些特殊场合使用）。母亲在这里做饭，并在这里摆开餐桌吃晚饭——约克郡的“正茶”。当父亲从矿井回来，饭食已经准备就绪。他在灶火前浴盆里坐浴洗掉身上的脏垢，他妻子帮他搓背，孩子们在边上玩。矿井工作三班倒，所以有时候父亲清晨四点回来，或者夜里很晚才回来，小的孩子们也早入睡了。

在亨利懂事的时候，已经有五个比他大的孩子（不算夭折的那个），还有一个小妹妹，大小相差约十八岁。当亨利出生时，他的大姊姊安妮已经十五六岁，能够帮助母亲抚养弟妹。失业期对于家庭就意味着极端贫困，亨利记得一个煮鸡蛋常常要两个孩子分来吃。但他从没有感到得不到关心或者挨饿；他感受到的只是慈爱与安全感，他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是完全幸福的。

所有的孩子都受洗入英国国教，但是父母亲本人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亨利记得他父亲只有在为他的妹妹艾尔西举行葬礼时去过一次教堂，但他们可能是为了使孩子们在长长的礼拜日有事可做，便让他们上午去英国国教的教堂，下午又去非国教的主日学校。亨利上了文法学校以后，不再去教堂了，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圣经课的家庭作业占据了他礼拜日的整天。

在十五六岁时，亨利参加教会的坚信礼，有好几个月连续地对宗教表现虔诚。“我记得很清楚，参加坚信礼的那一天，我自

己感到多么诚心，多么圣洁，当我在座位中间的通道中走向前去时，我简直没有走路，而离地四呎腾空起来了。”但这宗教虔诚期随后就很快衰退了，虽然他还不时地参加一些宗教仪式，一直到他参加军队为止。

亨利参加的主日学校是离他家最近的一个，不属于英国国教，而是非国教派的。主日学校的主持人在祷告、唱诗以后往往作一次简短的谈话或讲道，他不止一次地讲到必须经常倾听别人的说话，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知的，而点滴的真理则俯拾皆是。有一次这位主持人说了米开朗基罗的故事，“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雕塑家。”他述及那时代的雕塑家工作室往往敞门临街而设，总有过往的行人驻足议论他正在制作的作品。有那么一回，米开朗基罗正在雕一个老年的农牧之神，一位过往的行人站住看了一会儿，米开朗基罗把这农牧之神表现为张嘴而笑着，露出了所有的牙齿。这行人最后开腔说道：“你让这神长着全部牙齿，而一个老年神总会掉了几颗牙的。听到此时，雕刻家举起斧子与凿就打掉了两颗牙。”

这对于亨利是一个关键时刻。他并不考虑到这故事的寓意——智者广采众议。他萦怀不忘的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形象，从此以后他对米开朗基罗产生了热烈的兴趣；从他父亲买给他的百科全书中尽可能地找到了有关米开朗基罗的一切材料。一个理想已经形成。

记忆中还留下童年时代的另一个感受，对他的将来有其重要意义。他母亲患有风湿症（大概是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亨利还记得她的指节肿大）。当他长大一些，有了点力气的时候她总是要他用一种她自己配制的，气味冲鼻子的油膏在她背上揉擦。这种油膏刺激性很强，使人淌眼泪，但是使他终身难忘的是当他摸到皮肉下面的骨头时通过他的手指所体察到的一种形体感。他的母

亲是个身材高大的妇女，对这孩子来说，她的背部简直是一个巨大的面，骨骼与肌肉刚柔相济微妙无穷，给他一种独特的感觉。后来他认识到这就是某种特定的雕塑感（specifically sculptural sensation），特别是人体所引发的某种感觉。

当亨利十岁或十一岁时，全家搬迁到斯毛桑巷56号一座更宽敞的房子，但是环境依然没有变化——同样的建筑在台阶上的红砖房屋，同样的背屋小巷，不过离农村更近一些，离开数百码处有山楂树丛。亨利与伙伴们就在那里寻找飞蛾的蛹（放在空火柴盒中让它孵化出来），甚至找到了鸟巢，地平线上可看到矿井出口的黑影，矿渣堆逐渐在侵吞绿色的田地。但是开阔地带近便，可以自由活动，孩子们不感觉到城市的压抑，沉闷。像D·H·劳伦斯（英国小说家，1885—1930。——译注）这样一个诗人成长在同样的环境中，在他的著作如《白孔雀》、《儿辈与恋人》以及一些小品（如《诺丁汉与矿区》）中对此作过能经久不衰地感人的描绘。劳伦斯的依斯特伍德与摩尔的卡瑟佛德基本上是同样的环境，但是摩尔从来没有经历过劳伦斯所感受到的忿恨与屈辱。劳伦斯把他不愉快的家庭生活映入了他的环境中去；他的周围环境由于他的生活丑恶而显得丑恶。摩尔的家庭生活愉快，他可以说：“某些东西外表是微小的，粗糙的，普通的，但我记得在那日子里街上的土、石对我这幼稚的目光都像金子一样宝贵，而现在对于理性的目光则更为宝贵。”

第二章

早年教育

亨利·摩尔所受的教育可分为三个时期：初等、中等、专业。但这样的说法只表明了形式上的类别，而并没有丝毫涉及实际的过程。这过程倒不如说就是这个青少年所偶然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与人所给予他的直接影响，而与教育的类别、课程关系不大。一个雕刻家与诗人一样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我已表明过：在亨利·摩尔手上有一种内在的造型的敏感性，对此，教育只能起培养作用，而不能创造它。

亨利在三四岁时上幼儿园，到八岁时转入坦波尔街小学，是一个男女同校的学校。至十一岁时，他在这个学校得到了一个奖学金的名额，方使他能升入中学——卡瑟佛德文法学校（文法学校是英国的一种中等学校，入学年龄为十一岁。——译注）。他于1909年夏季开始就读于这所小学校，幸运的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非正统派，名叫托马斯·道斯（人称‘Toddy’，意为“掺热水的酒”），他对艺术有某些兴趣，这个不平常的人所组织的课外活动有风琴独奏古典音乐，有名学者的讲演，话剧演出，关于当地历史的古装剧演出。就在这所小学中，亨利已被吸引到这

种审美活动中去了。有一个教员名叫约翰·霍兰德教图画课，他很快就发现亨利（与他的哥哥雷蒙一样）对于设计有天赋和才能。他接受任务为学校设计课程表，这是一份挂在教室中、带有装饰边纹的校历。他爱好艺术的名声带到了中学，但在那里经历了一次挫折。有一位班主任要他为教室里的课程表作一个装饰设计，亨利就画了两个人捧着中间一块板。但是班主任与美术老师不是同一人。当美术老师道定小姐走进教室，看到亨利的设计时就批评起来，她指着几只脚取笑了一番。亨利像中世纪手稿中常见的那样，把它们画成正面下垂的形式。亨利讨厌这位美术教师，但下一年她被爱丽斯·高斯蒂克小姐替代了。这是一位有一半法国血统的妇女。是她首先认定亨利的天赋中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又在他上学的关键性的年头中始终如一地鼓励这种天赋的发展。她一来到这里就让亨利参加设计学校演出的服装、节目单的封面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个男生与亨利一起分担这些活动——阿瑟·达比（后来他成为艺术督察员）和阿尔勃脱·威恩赖特（他的艺术知识成熟得多——后来他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这三个孩子之间的友谊竞争无疑给亨利的天才和志向以一种早期的推动。

高斯蒂克小姐的影响并不限于学校范围内，她为成人组织陶瓷课，说服了克罗基（陶窑），允许孩子们制作的陶器在他们的窑内烧制。她还开设了织物设计课，孩子们的家长也来参加听课——在当时师范学校的美术课只是细心地用线条与明暗来画立方体、圆柱体，而她竟然能做到这一切。她打破了学校与家庭的界限，经常邀请她的最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于星期日到她家喝茶，并给他们看最新出刊的几期《画室》，这本杂志对于当时艺术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它行销全欧洲，刊登一些先锋派（当时叫做“新艺术”）作品的图片。使这些年青艺术家正在醒悟的敏感性得到

满足的，还有其它书籍与杂志。至于高斯蒂克小姐的赞助和热情，则是无处不在的。亨利·摩尔有一次向作者述及，作为这种造型敏感性的早年的醒悟的一个表征，是他在学校时，能根据各女生的腿的外形认出其人。“假如用一块板把她们的身体与脸部都挡住，只露膝盖以下的腿部，我仍能说出她们的名字。”

当从文法学校毕业的時刻到来时，高斯蒂克小姐使西区的艺术督察长对她三个有天赋才能的学生发生了兴趣。艺术奖学金只设少数几个名额，得奖者可先上区的美术学院，从那里经过进一步选拔再上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在亨利上到文法学校最后一年之前，在高斯蒂克小姐的引导下，他对前途已经下定了决心——连续获取这些奖学金，成为一个职业美术家，可是首先要克服父母亲的偏见。亨利的父亲要他以大哥为榜样成为一名教师，从文法学校升到师范学院，或者就上里兹大学。可是要当一名艺术家，这又算是一种什么行当呢？“你必须按照你哥哥那样去做，取得一个资格以便谋生，然后，假如你还要去当雕塑家也行，但是首先必须取得一个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亨利，也同样地为当时其他青年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对于那些被出其不意地卷入的人不失为一种有教育作用的经历，因此，我在这一章内要稍加以叙述。不过，当宣战的时候亨利才十六岁，所以他又继续学了二三年。十六岁那年他通过了使他能升入里兹大学或一个师范学院的考试（那时候叫做“剑桥高级证书”）。于是，他就当上一名见习教师，经过一年的实习，他又当了几个月的正式教师。那时他十八岁了，然而，即使是教师，只要身体健康，也不能免服兵役。根据他父亲的意见，他到了伦敦，因为那里正在建立几个步兵与炮兵的特种营，如艺术家步枪营，公务员步枪营。这是亨利第一次来到伦敦，第一次有机会参观那些对他的教育起很大作用的艺术宝藏，

不列颠博物馆、国家艺术馆。他在南安普敦街一家旅店找了一间房住下，又找了二三个征兵站去接头，他被隶属于第15伦敦团的公务员步枪营接纳了。他被征募到温布尔顿公地的兵营受训，后又被转到温彻斯特附近海士利草原的营地。在温彻斯特，他不时地能够去伦敦，但是1917年夏季，他被派到了法兰西境内的西部战线。他滞留在阿拉斯附近的防区约三四个月时间，取得了堑壕战的初步经验。同年快年终时，他所在的师调到了康布赖防区，亨利所在的营被派遣驻守原来由骑兵驻守的布隆森林后边的阵地。亨利本人在受训过程中就编入一个炮班，这个班被派驻守一个前沿据点。这个前沿据点原是一个炮弹坑，他们在那儿找到以前驻军所留下的一瓶鲁姆酒。指挥这个班的一等兵喝下了太多这种烈性的液体，实在无法指挥这个班了，因此就由亨利代理。经过三四天的激烈战斗，全营在开阔的阵地上推进了一步，才把他们换了下来。一个约四百余人的营，在回到预备阵地点名时，只剩下五十二名生还者。

在四天的炮轰中，在普通炮弹中还夹着一些毒气弹，虽然不立刻发生作用，但是五十二人中有三十人开始发现中毒症候，亨利是其中一个。他被报告说有病，就被步行转送到在战线后十哩处的师救护所。在这期间，他的毒气已走向全身，就由担架转送。他被送回到英国，转到卡尔迪夫的一个医院，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后来在休养营过了一段。他又被送到了阿尔德晓特受体育训练，取得了体育教练的资格。他就以这个身份回到温布尔敦的团部兵站报到，作为一个步枪训练专家，留在那里到战争结束为止。

他所属的营在1918年夏季被解散了，亨利愿回到法国。他到达那天正好停战协定签字，他就转入预备役，学一点法语作为消遣。